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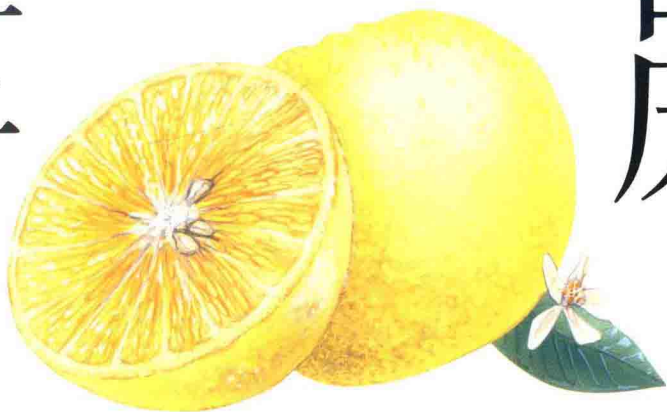
妊娠 日历

妊娠
カレンダー

Yoko Ogawa

竺家荣译

小川洋子



妊娠日历

妊娠カレンダー

小川洋子

Yoko Ogawa

竺家荣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妊娠日历 / (日) 小川洋子著; 竺家荣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39-3968-7

I. ①妊… II. ①小… ②竺…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210 号

Ninshin Calendar

Copyright © 1991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1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2-213 号

妊娠日历

作 者: [日] 小川洋子

译 者: 竺家荣

责任编辑: 曹 洁 颜颖颖

封面设计: hanyindesig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3

字数: 7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3968-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妊娠日历 001

学生宿舍 069

傍晚的配餐室和雨中的游泳池 143

妊娠日历

8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今天姐姐去了 M 医院。

除了二阶堂医生的诊所外,姐姐几乎没有去过医院,所以,每次出门之前,她都显得心神不定的,嘴里不停地念叨“我都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去好了”,“面对第一次见面的大夫,我能说清楚吗?”等等。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年底医院休假前的最后一天。即便到了今天早上,她还是一边嘀咕着“你说,基础体温表,该拿几个月的给大夫看?”一边一脸茫然地抬头看着我,坐在还未收拾的餐桌旁,就是不肯起来。

“还是有多少拿多少去的好吧?”

一听我这么回答,姐姐就叫了起来:“全都拿去的话,可是整整两年的,有二十四张呢。”

姐姐搅动着插进酸奶瓶里的小勺。

“其实,与妊娠有关的体温表只有那么几天,所以我觉得只拿这个月的一张去就行了。”

“那多可惜啊？好不容易测了两年呢。”

“一想象大夫当着我的面翻看那二十四张图表的情景，我就觉得特别难堪。就仿佛自己怀孕的过程被人家逐一窥视似的。”

姐姐瞧着小勺尖上沾着的酸奶。酸奶闪烁着不透明的白光从勺尖上黏黏糊糊地滴落下来。

“你想得太多了。基础体温表不就是一些资料吗？”

我这么开导姐姐，盖上了酸奶瓶盖，把它放进冰箱。

最后，姐姐终于决定把所有的基础体温表都拿去。但是，找齐那二十四张图表，也费了好大的劲。

尽管姐姐那么认真地坚持每天早晨测量体温，可不知为什么，对于图表的管理却很随意。本来应该放在卧室的图表，不知什么时候跑到报刊架上或电话桌上去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时会看到画有锯齿形的曲线图表。现在想来，自己在看报或者打电话时，心里头却在想“啊，原来这天是姐姐的排卵日啊”或是“这个月的低温期真长”等等，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姐姐翻遍

了各个房间，总算找齐了那二十四张图表。

姐姐选择 M 医院是出于感情上的理由。我曾经劝她还是找一个设备好的大医院比较保险，可是她坚持己见，说：“我小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是生小孩就选择 M 医院。”

M 医院是一家私人开的妇产科医院，早在我们的祖父辈时就有了。我们姐妹俩经常偷偷地跑到医院的院子里去玩。医院是一栋古老的木结构三层楼房。从外表看，长满青苔的院墙，字迹不清的招牌，以及模模糊糊的窗户玻璃，都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不过，要是从后面进院子，却是日照充足，亮堂堂的。这种强烈反差总是让我和姐姐特别兴奋。

院子里铺着平整的草坪，我们俩在草坪上打滚玩耍。碧绿的草尖和太阳的光芒轮番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两种色彩逐渐在眼睛深处融汇，变成清澄的蓝色。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天空、微风和地面都远离了自己的身体，在天上飘来飘去。我很喜欢那一瞬间的感觉。

不过,我们最喜欢玩的还是偷看医院里的房间。我们踩在扔在院子里的装纱布或脱脂棉的空纸箱上面,偷偷地从窗户往诊室里看。

“要是被人发现了,肯定会挨骂的。”

我的胆子比起姐姐来要小得多。

“没关系,咱们还是小孩,不会把咱们怎么样的。”

姐姐一边用衬衣袖子擦着因哈气而变得朦胧不清的玻璃,一边不以为然地说。

脸一贴近白色窗户,就闻到一股油漆味。这种刺鼻的气味和 M 医院紧紧地联系起来,长大成人以后,也没有能够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除,只要一闻到油漆味,马上就会想起 M 医院。

下午上班前的诊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们得以从容地看遍房间的每个角落。

椭圆形的托盘上放着的大口瓶尤其显得神秘。那些瓶子的瓶盖既不是扣上去的,也不是拧上去的,而是一个插入式的玻璃盖,我真想亲手打开看看。

所有的瓶子都有颜色,或是茶色、或是紫色、或是深红色的,里面的液体也被染成了和瓶子同样的颜色。阳光照到瓶子上,能够隐约看见里面的液体仿佛在微微颤动。

大夫的桌子上随意放着听诊器、镊子和血压计。那弯曲的细长管子、暗淡的银色,还有洋梨形状的橡胶气袋,就像是一只只鲜艳的昆虫。病历上书写的一串串洋文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美。

桌子旁边有一张单调简朴的床,上面铺着浆洗得发白的挺括的床单,床的正中间放着一个箱形的枕头。我心里想:头要是枕在那种形状怪异的硬邦邦的枕头上,会是什么感觉呢?

墙上贴着一张“矫正胎位示意图”。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裤的女人趴在床上,她弓起腰,胸部紧贴着床。由于那条紧身裤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腿,所以在我眼里,她就像没穿衣服一样。那幅发黄的宣传画里的那个女人,眼神木然地望着前面。

当从什么地方传来学校上课的铃声时,就到了下

午就诊的时间。听见门外传来吃完午饭的护士们的脚步声,我们俩只好停止偷看。

“姐姐,二楼和三楼上有什​​么?”

我这么一问,姐姐就好像去过似的答道:

“上面是住院的病房和婴儿房间,还有配餐室。”

有时我们会看到有女人站在三楼的窗户边往外看。也许是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吧,她们都没有化妆,穿着厚厚的住院服,头发扎成一束,一绺头发在耳旁微微飘动着。她们几乎都面无表情,木呆呆的。

“能够住在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的诊室楼上,应该很高兴啊,她们怎么是那副表情呢?”那时,我曾经这样想。

姐姐之所以坚持要去 M 医院请大夫检查,想必也是由于小时候的印象太深之故。姐姐也会穿着住院服,把头发束在脑后,脸色苍白,面无表情地从三楼的窗户俯看院子里的草坪吗?

只要我不坚持,家里就不会有人跟姐姐唱反调。

“那家医院离家近,走着也能去,我觉得还不错。”

姐夫的表态总是谁也不得罪。

姐姐在午饭前回来了。我要出去打工,正在玄关穿鞋时,姐姐进了门。

“情况怎么样?”

“正好是第六周。”

“哇,能知道得那么精确啊?”

“还不是费好大劲测体温的功劳嘛。”

姐姐说完,一边脱着大衣,一边快步走进了房间。看不出有多么兴奋激动。

“今晚吃什么?”

“鱼蟹羹。”

“哦。”

“赶上便宜的墨鱼和蛤蜊了。”

这种极平常的对话,只给人留下很平淡的感觉。所以,我连“恭喜你”这句话都忘说了。

不过,姐姐和姐夫之间有了小孩这件事,真的值得

恭喜吗？我打开词典查了一下“恭喜”这个词。上面是这样写的：恭喜(感)表示祝贺时的寒暄语。

“看来这个词本身，什么意思都没有。”

我自言自语着，用手指点着丝毫没有喜庆色彩的那行汉字。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 六周+一天

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十二月三十日这个日子。如果是三十一日的话，是以今年最后一天的心情过这一天的。但是，最后一天的前一天却不上不下，让人感觉不痛快。准备节日菜也好，大扫除也好，购物也好，都是不当不正的，没有一件事是完整的。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干脆做起了寒假作业。

自从爸爸妈妈相继病逝后，家里过节的气氛就越来越淡薄了。姐夫来到这个家后，也没有任何的改观。

我上学的学校和姐夫工作的地方都放了寒假，所以，今天早饭的气氛非常悠闲。

“睡眠不足的话,就连冬天的阳光都觉得刺眼。”

戴着眼镜的姐夫,眯缝着眼坐在椅子上。从院子里射进来的晨曦一直照到餐桌底下,三个人的拖鞋影子映在地板上。

“昨晚回来很晚吗?”

我问道。昨天晚上,姐夫工作的牙科医院举行年会。好像我睡着后他才回来。

“不算太晚,赶上末班车了。”

姐夫说完端起了咖啡杯。一股甜甜的奶香跟热气一起弥漫在餐桌上方。

姐夫喜欢在咖啡里加入大量的咖啡伴侣和砂糖,所以,早餐桌上总有一股糕点屋的香味。我常想:他是一个牙科技师,却爱喝那么甜的咖啡,难道他就不怕得虫牙?

“末班车吧,比早晨上班高峰时还要拥挤呢。人多不说,还都喝得醉醺醺的。”

姐姐在烤面包上来回地抹着黄油。

虽说姐姐昨天去了妇产科医院，标志着姐姐已经正式成为孕妇了，却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这让我有些意外，原以为她会更兴奋一些，无论是高兴还是担忧。而平时，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比如，常去的美容院关门啦，邻居家的猫老死啦，因为修自来水管，要停水一天等等微不足道的变化，姐姐都会特别紧张，精神紊乱，立马跑去二阶堂先生诊所的。姐姐是怎么把怀孕的事告诉姐夫的呢？我不清楚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什么。原本，我对于夫妻这种关系就不大能够理解。在我看来，夫妻就像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气体，犹如那种既无轮廓、又无颜色的锥形烧瓶的透明玻璃般的变幻无常的气体。

姐姐把叉子叉在煎鸡蛋上嘟囔着：“这个煎鸡蛋，胡椒粉放多了。”

姐姐一向爱挑剔我做的菜，所以我装作没听见。半熟的蛋黄就像黄色血液似的从姐姐的叉子尖上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姐夫在吃切成了片的猕猴桃。我觉得

猕猴桃里的一粒粒黑色种子宛如一个个小虫子窝，因此一向不喜欢吃猕猴桃。今天的猕猴桃已经熟透，果肉已快要融化了。黄油盒里的黄油块就像出了汗似的湿乎乎的。

看姐姐和姐夫两人都没有谈论妊娠一事的意思，我也就没说什么。院子里小鸟在鸣叫。高空的云彩渐渐变淡了。餐具碰触发出的声响和喝咖啡的声音交替着传入我的耳朵里。

大家好像都没有意识到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的前一天。我们家没有装饰门松，没有黑豆，也没有年糕。

“至少应该做一下大扫除吧。”我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是不要太累的好。”

姐夫舔着被猕猴桃的透明果汁润湿的嘴唇，对姐姐说道。这是姐夫的一个习惯，总是把极其平常的话说得非常体贴。